

散文·百味人生

此生只向花低头

□卢素芬

在沙澧河流淌的小城里，在城西北静谧的一角，有我憩息身心的家。栅栏环绕的院落内外，长满我亲手养护的花花草草。群芳摇曳满庭院，各自逐月次第开。不同时节开放的花儿，或美艳绝伦，或淡雅清芳，或热烈奔放。它们以不同的姿容生长，却以相同的劲头开放，不断给我强烈的美的冲击。群芳为我歌不尽，我以诗文敬花魂。

奔放蜀葵气磅礴

对它一见钟情时，我不知它的芳名。不知芳名，却极爱其姿容，爱它呼呼啦啦向天上飞升而去的花朵，比焰火更加绚丽，比玫瑰多些气魄。院前花品众多，它却在五月的艳阳下独揽芳华，美得磅礴，惊动了过客，销魂了种花的我。

一些热心的老太太告诉我它叫什么，我不忍说，主要不忍用那样低俗的名字亵渎了这美艳的花魔。今年它将开放时，我终于得知了它的大名，这缘自《朗读者》第一季中的浪漫夫妇。用1200亩土地植下数百种花，种出一个最大最美的花园，兑现一个至爱至真的承诺。在众多花品中，有我最爱的蜀葵，在山谷中放歌。原来，它叫蜀葵，是富庶温热的西蜀大地上热烈奔放的蜀葵啊！

美艳的蜀葵，五月里开放，八月里谢幕，与骄阳同在，与云霞共舞，

舒张而热情。

清雅墨兰袅如烟

开一朵，再开一朵，不疾不徐，像轻烟袅袅而升，直升到花茎尖上去。在芊芊细叶间，一缕清香淡淡，若怡心静神的曲子，缓缓地吟，浅浅地唱，唱到你心幽深处，飘入你隐秘的圣地里。

芊叶青黛，如灵异的墨绢飞扬。兰的花，就在这飞扬的青黛中放辉。浅碧如玉，皎若明月。花之清辉入眼，眼就化作月光下的栖鸟，洁静安详；花之清雅滋心，心就化作溪流中的游鱼，自由欢畅。

如果化作一只蝶，该有多好。化作一只蝶，纵然世间万物纷繁，我只钟爱一种，只钟爱静静舒展的绿叶，绿叶中那流光溢香的花朵。日月星辰，其光朗朗；云来云去，舒卷千端。我悄然翩伏于纯洁梦幻的花蕊，轻嗅其香，渴饮其露，乐舞其台。风儿缱绻抚我羽，雨丝缠绵沐我鳞，花姿仙然怡我性。多么喜悦，多么禅意，多么超然。本是渺小一只蝶，却生得欢喜，活得自在。

寂寥冬日忆芳华

冬末的院子，鸟鸣稀稀落落，花草不见一棵。曾经满院的繁花似锦像一场华丽的梦，似远似近，亦真亦幻，璀璨在脑海里，芬芳在回忆中。

折回室内，换了一盆又一盆的清水，我用软布仔细擦洗室内养的每一

株绿植。新近，它们是越发的可爱了。春藤飘飘摇摇地袅娜，吊角梅喷泉似地嗖嗖四射，硕大的鹤望兰很想化作飞天的云朵。它们优雅的美自然是醒目的，但不足以尽兴，震撼不了我奔放的心灵，我还是喜欢院子内外那些已化作回忆的繁华与磅礴。

从春到秋，各种花儿热烈地开放，尽情地舒张。院子外，烧汤花枝连着枝，花叠着花，直到开成玫红的海浪，将缀满花朵的石榴树当作娇美的新娘，放在花船里轻轻地摇荡。高挑密集的蜀葵像张风的船帆护送着新娘，一串串美艳的红花像开到了天上。

院子里，一盆盆长春花，溜着窗前排开。胭脂色的花儿一朵挨着一朵，像云霞缓缓飘荡，迷恋的蝶儿常忘记了回家的方向。雏菊次第新放，韭莲败了又开，柠檬花淡紫娇俏，佛手花如繁星满天……

每天看着这些花，美艳也好，娇小也罢，在属于它们的最好时间，都开得尽兴尽美。它们各为一景，又共成壮观，以至光耀大地，撼动人心。虽于冬日凋零不见，却仍开在人心；虽芬芳不再，却仍香在记忆里。

我们常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生一世固然如草木一秋般匆促易逝，但草木尚且知道在最好的时光里尽兴地绽放出生命的花朵，谱写出一支支高亢激越的生命之歌。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像草木一样，在最好的时光里，留给世界一片绚丽，飘给大地一缕芳香。

诗歌·紫陌红尘

奶奶睡在阳光明媚的麦田

□翟宗奎

谷雨，暮春。
人们习惯了在这个季节的出走
乡村人烟稀少
尘土在来来往往的车辆里飘
仿佛是一场盛会
家里的亲人从没有如此完整的聚集
我的姑姑们一个个有气无力
我的父亲流着长长的鼻涕
诉说着本不该在这个年纪无助的话语
这种无助曾写满我童年的恐惧

老屋后的槐花开了
院落外的香椿正在努力生长
在地上趴了一个冬天的癞蛤蟆草
也变得高挑
蜜蜂似乎从来不会掩饰它与生俱来的勤奋
忙碌在墙角的芫荽花上摇摇欲坠
一切都在诉说欣欣向荣的暗语

我的奶奶正睡得安详
喷呐声也唤不醒她对一场热闹的向往
是的，喷呐的哀伤，
是贫瘠的乡村里她对一场热闹的向往
在她腿脚利索的时候

午后的阳光已经很刺眼
大街上，喷呐人的脚步愈发变得轻快
一些人哀伤一些人肃穆
一些人谈论一些人忙碌
相送的耐心被汗水吞噬
一切是那样的热闹而缭乱

通往人生终点的路
究竟是漫长还是孤独
也许只有自己最清楚
村庄外四处绿意盎然
我的奶奶她睡在阳光明媚的麦田

游养子沟

□苏焕祎

栾川城东五公里，伏牛山余脉，有一峡谷，终日瀑水淙淙，奇石傍水而居，花草满谷，因唐女将樊梨花此处养子教子而名，曰养子沟。

趁着假期，慕名而来，山谷正值草木渐醒，山水含韵，宛若一卷诗画。

梨花寨

由谷口而望，峭峰迎面而立，梨花寨三字隐约石峰，峰呈纵壑，倾泻而下，似利刃锁关。谷口有梨花教子白色石像，英气凛凛，若昔日重现。过石像，见一巨石居于道旁，敛翅伏身，如鹰欲击长空。往里少许，玉兰从立，长于谷底，其花正盈，徐风偶至，落英缤纷。仰望山势，见枯枝白草生于山石，瘦绿与嫩黄漫于其间。春意虽弱，却难掩山之欲醒。谷底之间，充盈一泓浅潭，潭水浅碧，声若玉铃，俯身捧水，水清若无。俄而再行，有翠竹草舍掩映，一紫砂巨壶立于石上，细流恰入杯中。稍远有仙蛙石，闭目养神，似品茶味。立于其间，敛神静思，一归自然，或遥想英雄当年，战鼓车马之声绵延谷间。

老龙潭

石门而入，经瘦身桥，便见一带清水，平铺谷底中。行于道上，便觉清风扑面，此日清风峡，清风峡壁陡石峭，山石间有白花黄花，随风摇

曳。上行则闻水声哗然，清石分流，水顺石而入潭中。

盘龙坡盘于清风峡之上，黑龙潭之右，呈九曲盘环，蜿蜒而上，道旁雕有青龙，首尾相衔，共九十九条。

水声哗然而彰显轰者，黑龙潭之水。因水高而潭深，落水之音亮而浑厚，犹如男音高歌。水呈七彩，由墨绿至浅黄，次第而变。柔石卧于底，清晰可见，潭壁陡而滑，石纹遍布其上，状若龙须，而凹陷之于壁，形如老龙。传曰，智者能见九龙游于壁上。

百花谷

老龙潭再上行，有一卸扇潭，形如折扇，色更青翠，水与潭石俨然一体，似玉玲珑。此时，方见古木，或生于石间，状若蛟龙。或长于道旁，与藤相缠相绕。或四树同心，共枯共荣。此间树木花草，多可入药，如连翘，如辛夷。行一步，药三棵。花木相错，开于溪上或道旁，人行其间，自然而然，如步桃源之中。有诗题于壁，文人之笔墨，携山水叮咚之韵，漫溢花谷。

石板河

过仙人桥，又转几座，桥或木或石，或拱或直，不一尽然。顺水而上便见石板河，石板河者，概因水流巨石之上而名，水沾沾汨汨，抚石而过。再往上溯，一石鱼搁浅水畔，其头其尾，其腹其背，无不似真，恰如天河之鱼下贬人间，而其口咬古树，

似说心之不甘。

有水数丈飞挂，洋洋洒洒者，曰彩虹瀑，水直而落，成线成珠，偶遇壁石，则四溅飞散，若雨若雾。若日斜射入谷，潭即生虹，环于水石，且因观者角度不同，虹则大小渐变。

三清殿

台石有偌大平地，山民垦田于此，农舍错落分布，游人亦可食宿。台石西望，三清殿遥立峰顶，拾级奋力而上，便见一巨石孤立独峰，峰上建三清殿，儒释道供奉一字。其南有风动石，巨石于顶，似无所依，有风徐来，摇摇欲坠。东西两望，众山皆小，其时日已西垂，更觉山色空蒙，心胸大开。恍若天人合一，人亦石亦山亦木亦云，似我非我，与自然共入暮色。

至次晨，立于春山，听山之醒转。遥闻山溪似戴环佩，叮咚不绝，继而惊起羽翅拍空三两声，少顷，几处鸡鸣远近相和。

此时，天仍未大亮，山背起伏成一线，青黛若剪影。渐次，灯暖农舍，人起炊烟生。及至日出东山，山色清朗，叶新而绿欲滴，花黄则更嫩柔。比之昨日，花木骤然蓬发，新色欲染金山。

归数日，山石之意趣，花木之颜色，水声之玲动，萦然胸中，久久弗能去。



漯河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
“沙澧河”，阅读副刊美文。
本地作者投稿邮箱：
13938039936@139.com
本版投稿联系电话：
13938039936